

1983

1

河南曲艺

HENANHUAYI

EV
39.7

陶 钝 同 志 的 一 封 信

许昌地区文化局：

接二月五日通知，邀我参加十三马街会。我因年事已老，不久还要到郑州开会，不能参加。前年我到过一次十三马街会，情况基本了解。在地委直接领导下，这个会当然会有新的发展。此次调演一定会奖励新书，扶持经过整理的传统好书，批评有损人民思想健康的坏书。在调演之后再兴十三马街会，一定是新书好书为主，运用各种方法杜绝坏书。

把历史上留下来的十三马街会，改变成为发展新书，好书的阵地，将有益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如能把所获的成绩，转告三月间召开的农村曲艺工作会议，给了参加会的一个学习机会，就很值得感谢了。

此 致

敬 礼

陶 钝

1983年2月14日

河南曲艺

1983年3月 第一辑

朱箬子思妻 (河南坠子)	乔聚坤 (1)
夫妻怨 (唱词)	任金义 (8)
“百巧能”拜师 (故事)	唐贵知 (14)
桂花出嫁 (琴书)	李群祥 (20)

南
阳
县
曲
艺
专
辑

“庄稼筋”飞车抢财神 (河南坠子)	兰建堂 (30)
中秋月圆 (唱词)	丁秀云 (37)
队长的亲事 (三弦书)	杨经华 (44)
马五杀鸡 (鼓儿词)	李克定 (52)
拆墙记 (大调曲子)	周同宾 (57)
帮大妈 (唱词)	田兆宾 (64)

俩老头 (三弦书)	袁清岑 (67)
破镜重圆 (河南坠子)	孔祥荣 (71)
礼尚往来 (唱词)	张九来 (80)
老石说媒 (唱词)	晓 犁 (86)
王老汉赶集 (山东快书)	陈连忠 (94)
荡尘记 (河南坠子)	李冬梅 (103)

砸御匾(大书连载).....刘宗琴 口述(112)
冯锦昌 整理

巧取辣子寨(中篇说唱).....许应群(157)

书 | 表媳妇(快书).....邓广林(173)
 | 这条路应该继续走(快板).....李存让(174)
 | 街头会(大调曲子).....辛 秀(178)

毕竟是春天.....李 蔚(182)

蹒跚这条路.....流 滔(190)

曲 | 大调曲子.....丁心秀(193)
种 | 三弦书.....长溪 连钦(194)
简 | 鼓儿词.....崔 明(197)
介

曲 | 全国农村曲艺座谈会在郑州举行.....荆留套(199)
 | 中国曲协河南分会召开理事会.....予 曲(200)
 | 南阳县曲艺创作取得较大成绩.....阿 兵(201)
 | 南阳地区举办中长篇书会.....李长溪(202)
 | 许昌地区着手编写大书教材.....许文创(203)
 | 南阳县挖掘整理传统曲目.....天 民(203)

稿 约.....(66)

封面题字.....苏金伞

封面设计.....鲍 杰

· 河南坠子 ·

朱 箬 子 思 妻

乔 聚 坤

夜静更深月影儿移，
招待所的客人都休息。
朱箬子翻来覆去睡不着，
（白）那是咋啦？
他大睁着两眼思念他的妻。
姐她娘，莫非你还在灯下纳鞋底？
莫非你，给咱的姐姐打毛衣；
莫非你，呼呼噜噜入了睡？
莫非你，添草撒料正喂毛驴。
搬指算，劳模会开了才三天，
我约摸，离家就有几星期。
说真话，如今我还在做梦，
我这人，当劳模是不是真哩？
自从我离家那天起，
有多少希罕事要对你提，
老支书给我红花戴，
小汽车接我到县里。
我住到县委招待所，
还是那二楼房间、不高不低、真高级。

五屉桌子明又亮，
花藤椅背编金鱼。
桌上的台灯弯着腰，
对我好象笑眯眯。
她？城里的电话咋没有把？
仔细看，上面有洋码数字保住密。
听说这电话指头拨，
咱不懂“天两拐”就是1 2 7。
以前光听说沙发好，
这屋里放了一对还带茶几。
我往上面坐一坐，
咦，真怪美！忽忽闪闪、舒舒服服、就好象坐轿差不离。
钢丝床上是绿底红花缎子被，
手一摸、溜溜光光、暄暄腾腾是新哩。
你知道我夜里好解手，
“卫生间”就在我屋里。
水龙头都是成对安，
拧一拧，“哗”！一个凉一个热怪希奇。
听说这屋常住地委一级的官，
想不到我箱子今天也住这屋里。
饭菜别提有多好，
顿顿都是坐上席。
到晚上县长陪俺来看戏，
坐的是六排沙发椅。
你说说，咱给国家有啥贡献，
把咱捧到云彩眼儿里。
说实话，两夜我都没合眼，
也不知咋，泪水光想往下滴。

你在家，怕我发言要出丑，
我练讲话你坐观众席。
讲的话连你都学会啦，
谁知道一上台忘得光光哩。
我面前放着三个送话器，
出口气都觉不容易，
这场面我可没经过，
就是你，也得变成呆头鸡。
我结结巴巴开了口。

（白）“我叫……朱……朱箬子……”

“嘿嘿……”代表们笑的我红了脸皮。

书记说：“不要笑，人家‘箬子’是外号。”

我忙说：“刘书记，不是外号是真哩。

这‘箬子’名字是俺爹起，

俺爹他编箬子编席好手艺。

光屁股就给俺爹刮蔑子，

十五岁‘朱箬子’百里乡村有名气。

谁知道公社化箬子没人理，

我和爹跟着社员修大渠，

想不到，爹娘相继都下世，

撇下箬子独自己。

喜的是六二年兴予借地，

朱箬子重起炉灶耍手艺。

没两年我箬子腰包满，

我娶了个漂漂亮亮的大闺女。

真不幸天有不测风和雨，

咋遇上文化革命‘风雷激’。

连我的名字都批判啦，

硬逼我改名‘桑权’奇不奇！
让我学桑权一把往外摆，
从今后不能再富裕。
又批又斗俺不理，
好不该游街游到桃花集，
岳丈家就在街中住，
这不是故意让我丢脸皮。
大舅子见我直瞪眼，
小姨子见我小嘴噘的拴住驴，
还是岳母疼女婿，
往我兜里偷偷塞了两个梨。
我口干舌燥咬一口，
‘红造反’小将一把夺走扔坑里。
回到家，我抱住篮子落了泪，
篮子呀，你听我给你诉冤屈。
为编你，三伏天不怕天气热，
为编你，三九天不怕寒风袭；
为编你，我熬了多少不明夜，
为编你，累瘦了骨头累干了皮。
我篮子挣钱是劳动换，
磨指头熬眼不容易。
光说我篮子见钱亲，
开开门，那一天和钱没关系？
没有钱，学生拿啥交学费；
没有钱，咋能扯布做棉衣？
没有钱，有病拿啥把药取？
没有钱，吃盐打油都着急。
一个月要给我几十块，

那龟孙不会躺在树下数蚂蚁。
想想我来看看你，
箠子呵，你也同样受委屈。
为搂柴，不怕砖头和瓦块，
为搂柴，不怕水和泥。
为搂柴，不怕荆棘和蒺藜，
为搂柴，粉身碎骨不足惜。
苦干落个啥下场，
到头来把你扔进锅灶里。
谁要劳动谁有罪，
谁要富裕谁挨批，
能踢能咬能升官，
吹吹拍拍能提级。
也不知这是兴的啥政策，
从哪国搬来的新皇历。”
姐她娘，讲到此我往台下看，
代表们有人抽鼻涕，
刘书记手指头悄悄抹眼窝，
谁不恨“四人帮”这群坏东西。
“喜的是三中全会送春暖，
劳动致富又重提。
我一听心热手发痒，
拿出篋刀磨锈迹。
姐她娘一见生了气，
她说我是记吃不记打的拉磨驴。
哪怕咱穷成八股断，
也不能致富让人批。
说着就把篋刀夺，

门外边来了公社张书记。
他怀里揣着一瓶酒，
手里掂条大鲤鱼，
书记给我来送礼，
这真是张果老倒骑小毛驴。
他开口就把师傅叫，
哎哟哟，他要我收他做徒弟。
姐她娘一看这阵势，
慌的她端茶递烟忙不及。
从此后竹货开张营了业，
又编箆子又编席。
姐她娘是俺的好帮手，
她扛竹杆、劈篾子、编箆子、捆席子，
有时还帮我去赶集。
责任田她经心去管理，
还喂了满院鸭和鸡，
忙得她好象‘慌跑星’，
夜里还喂小毛驴。
别看俺张忙流了汗，
日子过的可如意。
责任田小麦亩产九百五，
银行存款两千七。
盖了三间新瓦房，
玻璃窗户透花脊。
外间放着自行车，
靠窗口放着缝纫机。
俺的姐在大学学外语，
我给她买了个录音机。

妞她娘本来待人好，
有了钱，更关心社员和集体。
张嫂有病她送糖，
二娃家结扎她送鸡。
三百元借给队里买机器，
国库卷买了二百七。
这劳模我该让给她……”
——妞她娘呀，大家硬说我故意假谦虚。
“反正是，她来我来都一样，
俺向大家多学习。
我只当笤子不当权，
为国家、为集体、也为笤子我自己，
拚上命要为四化多出力。”
讲完话，掌声拍的“啪啪”响，
我心里真象喝碗蜜。
猛觉得脊梁上咋恁凉，
原来是汗水湿透衣。
刘书记台上也发了言，
“老朱讲的了不起。
别看都是家常话，
越品越觉有深意。
从今后，劳动致富得表扬，
玩嘴弄舌要挨批，
黑白不能再颠倒，
别把十五当初一。
望大家发扬笤子精神要干到底，
咱要扛起劳动致富大红旗。”
散会后，记者给我照了相，

（下转第19页）

夫

妻

怨

任
金
义

古宋河畔赵家寨，
风雨夜，家家熄灯门不开。
唯有一户没入睡，
一盏油灯照窗台。
只因为，雨夜碰到为难事，
小两口，一个叹气一个“唉”。
那男的名叫赵大怪，
高高的个头好身材。
不小心他前天把脚踉，
一只脚不能动来不能抬。
你看他哼哼唧唧床上躺，
翻个身也疼得嘴巴歪。
女的名叫王春麦，
怀抱着独生宝贝孩，
孩子雨夜得重病，

小脸蛋，一会儿红来一会儿白。
开始还闹着要吃奶，
到后来，哭声渐弱力渐衰。
浑身烧得象热炭块，
看样子，一时半刻也难挨。
王春麦怀抱娇儿连声唤，
心如刀割泪湿腮。
先叫一声乖乖儿，
又叫一声儿乖乖，
你平日也没得过病，
病起来为啥恁厉害。
咱村离医院十五里，
天黑路滑步难抬。

你爹他蹚了脚儿拐，
一天到晚床上待。
院子里水深没膝盖，
我一人咋抱你去号脉。
万一你有个好和歹，
为娘我咋在世上待。
娇儿要是离娘去，
我就一头井里栽。
王春麦，越思越想越悲痛，
扑嗒嗒，两行热泪滚下腮。
大怪一旁难忍耐，
气得他连把大腿拍：
“拧鼻涕抹泪顶啥用，
哭死也不能免祸灾。
你自己没法去医院，
就不能，喊喊北院的赵洪才？”
春麦听了这句话，
撅嘴瞪眼又绷腮：
“啥？叫洪才陪咱去医院，
你咋有脸说出来。
那一回，他儿子磕破天灵盖，
鲜血直流人吓呆。
洪才他，找你把咱的车子借，
好话说的用筐抬。
谁知你，放着车子不出借，
就好象，没事的小姐坐楼台。
有人说，‘眼看孩子命难保’，
你却说，‘啥时死喽啥时埋’。

洪才气得眼喷火，
从此咱两家不往来。
都怨你，总觉得自己有能耐，
家里象挂着无事牌。
依我看，喊洪才也是白费劲，
还不如，去喊南院的李云钗。”
大怪说：“亏你还能讲出口，
就不怕，咬掉舌头咬烂腮。
那一次，你把母猪放出圈，
啃了云钗家的大白菜。
云钗找到咱家里，
谁知你，眼睛一瞪耍无赖。
硬说她打坏咱的猪，
还说啥，咱的猪生来不吃菜。
气得云钗脸发黄，
从此后，您俩见面连头都不抬。
哼，都怨你平时不论理，
没影的事情胡编排。
你和云钗不对脸，
大雨夜，她会替咱打‘官差’。
依我说，就别故意找难看啦，
还不如喊喊东院的大老柴，
人家当着队干部，
为人厚道又实在。”
春麦说，“你自己长着一身毛，
还偏说别人是妖怪。
老柴为人再厚道，
也不会帮你个傻厉害。

那一天，你在南地锄玉米，
歇晌时，跑到瓜园把瓜摘。
老柴说，‘集体的东西大家管，
随便摘瓜不应该’。
你脖子一挺眼一瞪，
立时就跟他吵起来，
说人家，狗逮老鼠管闲事，
酒肉和尚假吃斋。
老柴要拉你见队长，
你一拳砸得他鼻子歪。
哼，你本来就欠着他的‘债’，
磕破头他也不会来。
叫我看，还是喊西院的刘玉爱，
平日里，她性格温柔又和谒。”
大怪说，“你年纪不大忘性大，
发什么糊涂装什么呆。
今春上，人家在院外来种树，
种了八棵黑叶子槐。
你下地从她墙外过，
硬说是，挨咱的房子靠咱的宅。
还没说上三句话，
你拍腿跺脚骂起来。
张口合口骂人家胎里坏，
还骂她，想昧着良心发横财。
如今找她来帮忙，
玉爱肯定不理睬。
都怨你，长着一张骂人的嘴，
无故骂人太不该。

你把邻居得罪净，
关键时刻摊不开牌。”
两口子你怨我来我怨你，
象蚂蚁爬上热锅台。
到后来万般无奈，
二人抱头哭起来。
哭声传到院子外，
惊动了东院的大老柴。
老柴想，当干部要为群众做表率，
邻居有难不能徘徊。
他跳下床找块塑料布，
冒着雨把大怪家的门来拍：
“大怪，半夜里又哭又闹出啥事啦，
让人听着费疑猜？”
春麦打开门两扇，
有病的孩子抱在怀。
老柴一见生了气，
“唉，您两口办事太不该。
孩子病成这个样啦，
还蹲在屋里卖什么乖？！”
这时候，又听一阵脚步响，
过来了北院的赵洪才，
后跟着西院的刘玉爱，
还有南院的李云钗。
一见孩子病情重，
几个人，急忙协商作安排。
这个说，“风大雨猛不好走，
干脆绑个网床抬。”

那个说，“抬着网床不方便，
天黑路滑容易摔。”
老柴说，“干脆抱着孩子走，
抓紧时间别搔台。”
一行人，说走就走行动快，
不顾天黑雨如筛。
赵洪才，捏着电筒把路带，
大老柴，把得病的孩子裹在怀，
李云叙，一把布伞遮风雨，
刘玉爱，在后边搀扶王春麦。
大怪他，眼望大伙出村去，
喉咙里，好象有快骨头塞。
怨自己平时脾气坏，
得罪大伙太不该。
看眼下，一家有难四邻帮，
这真是，新事出在新时代。
到明天我亲自去打两瓶酒，
让春麦再炒几个菜，
把左邻右舍都请到，
俺当着众人表个态：
从今后坚决要把脾气改，
学大家团结互助把新风开。

